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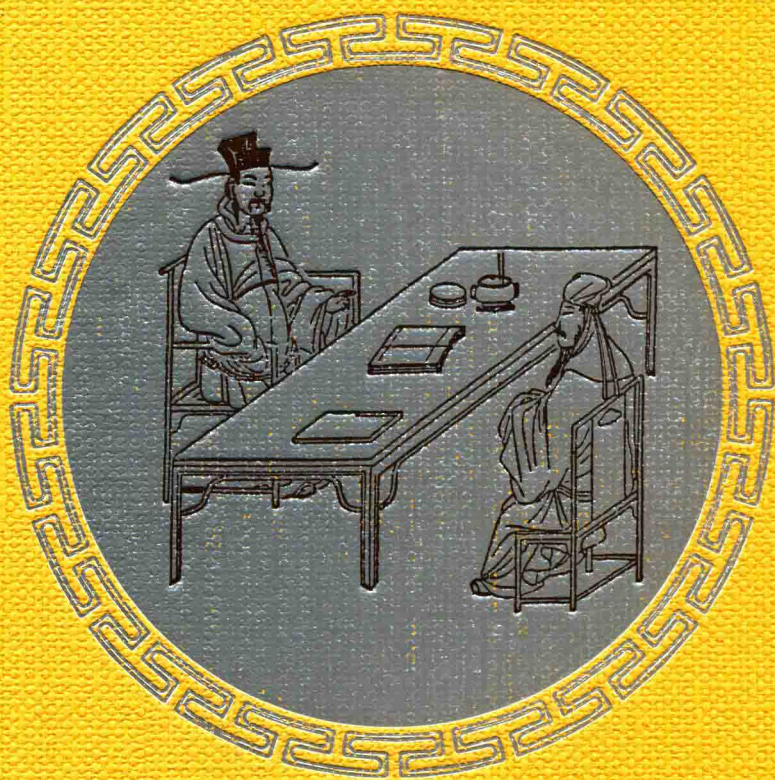
韋力 著

海豚出版社

覓理記

【上】

中國宋明理學大家
遺迹尋踪



覓理記

【上】

中國宋明理學大家
遺迹尋踪

韋力 著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觅理记 / 韦力著. —北京:海豚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10-3895-1

I. ①觅… II. ①韦… III. ①理学—研究—中国—宋代
②理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B244.05 ②B24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0320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孟科瑜 许海杰

特约编辑: 孙时然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李 利

责任印制: 于浩杰 蔡 丽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捷迅佳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16开 (787mm×1092mm)

印 张: 46

字 数: 500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3895-1

定 价: 298.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觅理记》一书，乃是我寻访宋明理学大家遗迹的记录和心得。要谈这个话题，就要解释何为宋明理学，并且首先要说到这个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长河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开出的不同花朵。”

由此可知，宋明理学在中国两千余年的思想史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它能够跟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闪光点——比如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相并提，这个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自北宋以来，直到民国年间，在这么漫长的历史上，理学思想几乎浸透到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了中国周边的国家，比如韩国、日本等。

虽然理学也称道学，相比较而言，道学之名要早于理学，这两个词的外延、内涵也不完全相同。陈来先生在《宋明理学》一书的引言中称，道学的范围比理学相对要小，因为北宋的理学当时称道学，而到了南宋，随着理学的分化，使得道学这个称呼只适用于南宋理学的一派。

关于“道学”这个称呼的来由，宋周密在《齐东野语·道学》中说：“尝闻吴兴

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看来道学一词起于北宋元祐年间。

对于这种认定，可以拿程颐在元祐二年四月所写的《又上太皇太后书》为证：“诚如是，则将见道学日明，至言日进，弊风日革。为益孰大于此？”程颐去世后，程颐请孙叔曼为其兄写墓志铭。程颐在信中称：“又其功业不得施于时，道学不及传之书，遂将泯没无闻，此尤深可哀也。”这句话中也用到了“道学”二字。

然张立文先生在《宋明理学研究》一书中却认为“道学是指道与学而言”。看来，张立文认为程颐在这里说的“道学”跟后世形成的学派名称还不能划等号。

然而程颐又在《祭李伯端文》中说：“呜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显然，这句话中的“道学”二字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词语。

虽然如此，但张立文认为：“这时道学是指程颐的学说，扩而充之也只是指程氏兄弟及其门人而已，内涵狭窄，传播不广，影响不大。”真正将“道学”一词作为一个门派来称呼，应该是到了朱熹那里。他在《程氏遗书后序》中夸赞二程说：“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

以上的这些说法都只是私人间的言论，官方的正式承认则是到了元代丞相脱脱修《宋史》时，因为《宋史》中专有《道学传》这个章节，该章节中列入了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以及相关的门人。而在《道学传》之后，《宋史》中别有《儒林传》，而被后世同样视之为理学大家的陆九渊、吕祖谦等，却放在了《儒林传》，并未将其列入《道学传》中。

对于这种排法，张立文先生认为：“这说明在元人心目中，道学与心学、婺学、永康之学不类：一属示隆，一属非示隆之列。为此，程、朱理学，须加正名，称谓为程朱道学更贴切。”

关于“理学”一词，其起源于南宋。最初理学的概念不包括心学，何人首先用此词，今日难以确认，然大多数文献都会引用朱熹说过的一句话：“理学最难，可惜许多印行文字，其间无道理底甚多，虽伊洛门人亦不免如此。”（《朱子语类》卷

六十二)

而心学派的创始人陆九渊也曾提到“理学”一词。他在《与李省幹》一信中称：“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但是陆九渊所说的心学恐怕跟朱子所言涵盖的内容不同，史革新在《清代理学史·上卷》中说：“陆九渊所说的理学，当指宋儒讲性理之学的理学，应包括程朱理学和他的心学。”

关于“心学”一词的来由，也是起源自南宋。陆九渊弟子袁燮的后人袁甫在《象山书院记》中说：“宁宗皇帝更化之末年，兴崇正学，尊礼故老，慨念先朝，鸿儒名师，咸赐嘉谥，风励四方，谓象山陆先生发明本心之学，大有功于业教，赐名文安。”

由此可知，南宋时就有了理学和心学两种称呼方式，但那时的理学又跟今天涵义不相同。陈来认为：“这些说法中，理学是指义理之学，与辞章、考据、训诂相对。”一直到了明代，理学的概念才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想体系，包括周、程、张、朱的道学，也包括陆九渊等人的心学。

明代末年，黄宗羲曾称：“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陈来对黄宗羲的这句话评价说：“他所说的理学就是既包括程朱派的‘理学’，又包括陆王派的‘心学’。这个用法一直沿至今天。”

而孙奇逢在清康熙五年写成了《理学宗传》一书，他在《寄张蓬轩》一信中称：“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三十年来，辑有《宗传》一编，识大识小，莫不有孔子之道，小德之川流也。及领指示，觉人繁派淆，殊非传宗之旨，故止存周（敦颐）、张（载）、二程（颢、颐）、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子，标曰《传宗录》。”

孙奇逢提到的这十一位理学人物，既包含了程朱理学，也包括了陆王心学。由此可知，到了明末清初时代，理学基本上涵盖了跟道学有关的各个宗派。因此，陈来先生说：“今天我们称之为理学的是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学术体系。”

在现代语境中，宋明理学又被称之为“新儒家”或“新儒学”，日本研究界也有人将其称为“新儒教”。就前两种称呼方式，陈来认为最早使用者应是冯友兰，因为冯在《中国哲学史》上册“荀子及儒家中之荀学”一章中说：“战国时有孟荀二派之争，亦犹宋明时代新儒家中有程朱、陆王二学派之争也。”这段话引用在了陈来先生的《宋明理学序言》中。

然翻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该书的第十章首句即为：“唐代佛学称盛，而宋明道学家，即近所谓新儒家之学，亦即萌芽于此时。”虽然冯友兰在书中首用“新儒家”一词，但从第二句引语可以看出，冯友兰用了“近所谓新儒家之学”，其言外之意，当时已有人有这种称呼方式，而冯友兰只是首先把它用入了文本之中。

那“新儒学”一词是怎么来的呢？陈荣捷在《宋代理学之概念与历史》中说：“17世纪天主教传教士来华，见宋明儒学与孔孟之学不同，因仿西方哲学历史之进程而称之为新儒学。近数十年我国学人大受西方影响，于是采用新儒学之名，以代理学。”

按照陈荣捷的说法，“新儒学”一词，是明末传教士来华后起出的新名词。

以上简述了理学名称的变化，下面再聊一下这种思想所存在的时段。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真可为宋明道学家先驱之人，当推韩愈。”他将唐代的韩愈视之为道学的先驱。冯友兰又称：“宋明道学之基础及轮廓，在唐代已由韩愈、李翱确定矣。而李之所贡献，尤较韩为大。其学说所受佛学之影响，尤为显然。”显然，他认为李翱的贡献要比韩愈大。传统的说法，李翱是韩愈的弟子，然而李在给韩写的信中均以“兄”称呼之，因此冯友兰认为“韩愈与李翱之关系，似在师友之间也”。

这两位唐代的人物共同成为了理学先驱，然而关于韩愈的寻访，我已经放入了《觅诗记》中；关于李翱，我却找不到他任何的痕迹，这应当是我理学寻踪中的一个遗憾。好在从传统概念来说，理学的启蒙大多从北宋三先生讲起，而这三先生我找到了其中的两位。对于宋明理学的上下限，史革新在《清代理学史·上卷》中

说：“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它是儒学历汉、唐经学后发展的新阶段。南宋理宗后期，理学正式确定为官方统治思想，延及元、明、清，近七百年，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深远。”

既然有这么大的跨度，那么理学要称为“宋元明清理学”，为什么要单称“宋明理学”呢？至少在宋与明之间还隔着个元朝。侯外庐在《宋明理学史序》中也称“元代理学的研究长期被忽视”，为什么会这样？侯先生没有说明，他认为：“元代理学的资料并不少，而其演变和发展的线索也是很清楚的。”

既然留下来的资料并不少，且演变和发展线索也很清楚，那为什么在传统上元代理学被忽略了呢？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做深入的探讨。侯外庐认为，讲宋明理学如果隔过元代是一种遗憾，因为他觉得：“只有掌握了元代理学的特点，才能了解宋代理学是如何经过这个中间环节而转向明代理学的。”

也正因如此，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将第三编定为了“元代理学”。而本文中提到的几位元代理学大家，我找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三位，这也是我寻访之旅的一个幸运。

对于宋明理学的下限，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在绪论中称：“理学实起于北宋，经南宋而进一步发展，至元代而朱、陆合流，到明朝更有新的发挥，沿及清代前期渐趋衰落。但是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近现代各色反动派曾先后予以利用。”

看来，理学从北宋兴起之后，一直发展到了清代前期，虽然到清前期已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波及到了今天。如此说来，我的理学大家寻访之旅的下限似乎定到清初较为合适。

但为何将其只称为“宋明理学”，也没有“清”呢？陈来先生在《宋明理学》一书中予以了这样的解答：“严格地说，理学在清代仍有延续，但习惯上因为清初有成就的理学家多为明代遗民，而康熙后的理学家又没有创造性的新发展，加之考据之学成了清代占主导地位的学术形态，所以，习惯上都接受‘宋明理学’的说法，写理学史的人对康熙之后的理学也就不再提起。”

原来，理学虽然延续到了清初，但在清初有成就的理学家却大多是明代的遗民，虽然康熙之后也有理学家出现，但陈来认为，此后的理学家对于理学的发展没有创造性的贡献，为此康熙之后的理学就少有人提起，所以将名称定为了“宋明理学”。既然专家有这样的定论，那我的寻访之旅也同样本着这种精神，将寻访人物的下限定在了康熙年间。

为什么到了北宋年间突然出现了“理学”这么个思想派别，对此相关专家们有太多的研究，我只在此引用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文中的解读：“新儒家的特殊精神面貌为什么不迟不早地单单出现在宋代呢？……简单地说，此中有外在和内在的两方面因素。外在因素是社会变迁，而尤以中古门第的崩溃为最重要的关键。内在的因素包括了古代儒家思想的再发现。”看来，任何一种思潮的产生都跟其特有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而理学也不是凭空诞生出来的一种独特思想，它虽然继承了传统的儒学观念，但同时也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和方式。徐洪兴先生在《关于“阳儒阴释”和“三教合流”等命题的检讨》一文中给予了这样的高度概括：“理学家汲取佛、道思想和方法，把本是日用伦常的‘心’‘性’‘理’‘道’等范畴拔高和升华，赋予其宇宙论、本体论的意义。并立足‘此岸’，以‘超越’而不离世的方式，对释、老两家所提出的各种涉及人生‘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的宗教和哲学问题，做出了新的、儒学化的回答与再解释。以类似‘戒定’的‘修养工夫’，营造了一个可与‘天国’‘彼岸’相媲美的‘入圣’境界，从而使儒学面目一新，而又保持了其修己安人的入世传统。并因此而具有了社会功能上类似宗教，可理论结构上非宗教的特征。”

对于宋明理学的总体概括，张立文先生在《宋明理学研究》一书中也同样做出了如下的总结：“宋明理学是指在外来印度文化哲学与本土道教文化哲学挑战下，将元典儒学作为滞留于伦理道德层次的心性之学，从形上学本体论层次给以观照，使传统儒学以心性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理想（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建构在具有

理性力度的形上学本体论思维之上，通过诠释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的联接以及人与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使儒家道德学说获得了形上性和整体性的论述，传统儒学内部的逻辑结构、价值结构、道德结构等经此调整，获得了新的生命。”

然而从清乾隆之后，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反理学思潮。著名的经学家戴震曾写过一部《孟子字义疏证》，他在这部专著中对理学的许多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他在该文中长期被后世引用的两句名言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和“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这种社会的批判思潮把理学视之为“假道学”，于是一面倒地将理学观念彻底扬弃，这种批判思潮一直延续到了当代。面对此况，陈来在《宋明理学》这部专著的引言中，第一节就是《宋明理学的正名》。他在文中称：“从‘五四’洋溢浪漫激情的伦理革命到‘文革’充满荒诞与严峻的政治批判，戴震的所谓‘以理杀人’成了知识阶层与社会公众用以鄙弃宋明理学的口头禅。”

而后陈来在引言中分析了理学家最受后世诟病的那句“存天理，去人欲”，他用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的观念进行了解读，而后陈来得出的结论是：“很明显，从孔子的‘克己’、孟子的‘取义’，到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与康德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宋明儒者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在直接的意义上，‘天理’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性欲望，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用康德的话来说，天理即理性法则，人欲即感性法则。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像现代文学家过敏地理解的那样特指性欲，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因此把理学叫作禁欲主义是完全不恰当的。”

理学家受到后世猛烈抨击的第二句话则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被后世解读为是妇女改嫁的枷锁。虽然说程颐的这句话确实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然而这却是北宋的观念，到了20世纪或者21世纪，人们用今天的妇女解放观念来评判九百年前的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如此大的时空跨度，显然没有站在古人的立场上

来看待当时的的问题，更何况，这里的“节”字也并不单指妇女的贞洁，同时包含着道德操守的概念。

陈来认为这里所说的“失节事大”，“正是孟子‘舍生取义’的另一种形式的说法”。而后他在引言中引用了贺麟在《宋儒的新评价》一文中的说法：“他（程颐）所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有普遍性的原则，并不只限于贞操一事，若单就其为伦理原则论，恐怕是四海皆准、百世不惑的原则，我们似乎仍不能根本否认，因为人人都有其立身处世而不可夺的大节，大节一亏，人格扫地。”

接下来，贺麟又在该文中把程颐的这句名言用在了抗日志士的节操上：“今日很多爱国之士，宁饿死甚至宁被敌人迫害死而不失其爱国之节，今日许多教授，宁贫病致死，而不失其忠于教育和学术之节，可以说是都在有意无意间遵循着伊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遗训。”

由此可知，后世有意无意地偷换概念，歪曲了程颐所说此话的本意，所以这种批判也有着片面性，而同样，对这种理念进行过猛烈抨击的戴震也曾给节妇烈女写过传记和墓志铭。陈来在《宋明理学》的引言中指出了这一点：“戴震抗议的本质在反对传统准则体系中维护等级制度的一面，而不是整个反对宋明以来的道德体系，所以在他的《文集》中也有为节妇烈女所作的传铭，表彰巷曲妇女‘处颠覆，甘冻饿，傥不获终，直身死成仁而已’的节操，在这一点上与程颐的原则在精神上并无二致。”

虽然如此，直到今天，人们仍在批判理学的这些观念，为此，张立文在《宋明理学研究》序言中呼吁到：“今人对于古人，解释者对于被诠释者，应跨越历史时空差距，进行同情的理解、平等的对话，而不应以批判者、主宰者的心态对待古人和被诠释者，更不应以粗暴的、轻率的态度对待历史和文本。”

既然宋明理学影响了中国思想界甚至社会的方方面面长达七八百年之久，显然，这个思潮成为了中国整个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将它作为我寻访之旅的重要版块之一，这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我当然希望能将历史上有名的理学

家遗存至今的每个遗迹都寻访到，以此来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可惜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著名的理学家到如今完全没有痕迹可寻访。

除了前面提到的李翱，北宋三先生中的孙复我也没能寻访得到；二程弟子中与杨时齐名者则有谢良佐。黄宗羲曾称“程门高第，予窃以上蔡为第一”，而全祖望也说“洛学之魁，皆推上蔡”，可见，谢良佐在程门中的地位比杨时还要高，然而我到上蔡地区寻找他的遗迹时，却没能找到丝毫的痕迹。

陆九渊弟子中，名气最大者当属杨简，可惜的是，关于他的遗迹我也没能寻找得到；王阳明最著名的弟子王畿，至今也同样没有痕迹可探寻。这些都可以说是我理学之旅中留下的大遗憾。

但我觉得随着资讯的发达，在未来的岁月中，我还是很希望能探访到他们的遗迹所在，这就给我弥补上这些遗憾留下了希望。我期待这个希望能早一点变成现实，以便让我的理学寻踪变得圆满。

为了能讲明每一位理学家的特殊贡献，我在该书中的每篇文章前都用很长一个段落来叙述本位理学家的特殊理念以及其固有的师承，因为这涉及到了抽象的理学观念，而我自己对此的认识又是非常浅薄，在这种浅薄的理解基础之上所进行的叙述，很可能有不少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期盼着方家的指正和批评，同时也盼能得到读者的谅解。

本文中所配图片都是我在寻访过程中于实地所拍摄者，对于每位理学家，我还尽量在文中配上本人著作的书影。而这些书影基本是我所藏的古籍，有一些版本时代较晚，但因是自藏者，也只能以此来作为配图；个别影像摘自他书者，我在图注中也予以了注明。

韦力序于芷兰斋

| 目录 |

序言 / i

宋代

零壹 胡 瑗：
是大易之作，专取变易之义 / 3

零贰 石 介：
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 / 17

零叁 周敦颐：
无极而太极 / 31

零肆 程 颢、程 颐：
性即理也 / 43

零伍 张 载：
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 / 57

零陆 邵 雍：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 / 71

零柒 杨 时：
通天一气耳，合而生，尽而死 / 87

零捌 游 酢：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 103

零玖 罗从彦：
王者富民，霸者富国 / 119

壹零 李 侗：
要在“知”字上用力也 / 131

壹壹 朱 熹：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 / 141

壹贰 陆九渊：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 163

壹叁 真德秀：
万理同出一原 / 177

壹肆 魏了翁：
人心为天地之太极 / 187

壹伍 吕祖谦：
道外有心非道也 / 197

壹陆 叶 适：
独无所谓“太极”者 / 213

壹柒 胡 宏：
性善不与恶对 / 225

壹捌 张 栻：
天理、人欲不两立也 / 235

壹玖 蔡元定：
夫天下之理，中而已矣 / 247

贰零 陈傅良：
须是识礼乐法度，皆是道理 / 259

贰壹 陈 淳：
万古通行者，道也；万古不易者，理也 / 269

贰贰 何 基：
为学莫先于立志 / 279

贰叁 王 柏：
理一易言也，分殊未易识也 / 289

贰肆 金履祥：
理即之所生，气即理之乘 / 303

贰伍 许 谦：
致知力行，并行不悖 / 315

元代

贰陆 许 衡：
一物各具一太极 / 327

贰柒 吴 澄：
理在其中，元不相离 / 339

貳捌 刘 因：
言语生于有声之后，而其理具于有声之前 / 351

明代

貳玖 曹 端：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 367

叁零 薛 瑄：
理即在气中 / 381

叁壹 吴与弼：
妙古今而贯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万事 / 393

叁贰 胡居仁：
理与气不相离，心与理不二 / 403

叁叁 陈献章：
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 413

叁肆 湛若水：
随处体认天理 / 425

叁伍 王阳明：
致良知 / 439

叁陆 罗钦顺：
气本一也 / 461

叁柒 王 艮：
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 / 477

- 叁捌 孙应鳌：
心气合一，内外合一 / 489
- 叁玖 蔡 清：
盖实有是物则实有是气，实有是气则实有是理 / 499
- 肆零 顾宪成、高攀龙：
无善无恶最险最巧 / 509
- 肆壹 黄道周：
身心原无两物，着物便是妄意 / 527
- 肆贰 刘宗周：
慎独是学问的第一义 / 541
- 肆叁 黄宗羲：
盈天地皆心也 / 551
- 肆肆 方以智：
盈天地间皆物也 / 561
- 肆伍 陈 第：
理也者，气之条理也 / 575

清代

- 肆陆 孙奇逢：
吾心即天地万物 / 593
- 肆柒 李 颀：
一点良心便是性，不失良心便是圣 / 605